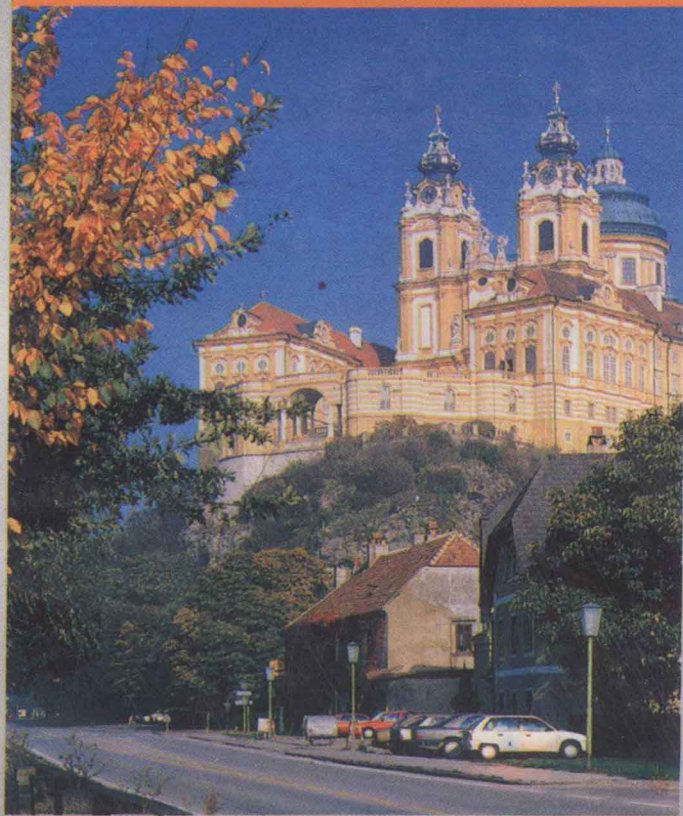


乔伊斯短篇小说集

沈东子 徐小洪等译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乔伊斯短篇小说集

沈东子 徐小洪等 译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岩霞
责任校对：马红薇
封面设计：邢士元

乔伊斯短篇小说集

沈东子 徐小洪等译

出版发行/ 宁夏人民出版社(中国·宁夏)

印刷/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

经销/ 各地新华书店

开本 787×1092 1 / 32 印张 7.625

字数 153,000 印数 0,001—10,000

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27-01610-2/I·479

定价：10.00元

目 录

1	姐 妹	米 子译
13	人生偶遇	徐小洪译
24	阿拉比	莫雅平译
32	伊芙琳	徐小洪译
38	赛 后	沈东子译
45	两个浪子	徐小洪译
58	客 栈	沈东子译
67	一片流云	沈东子译
85	对 手	徐小洪译
98	粘 土	徐小洪译
106	一件悲痛的事	莫雅平译

目 录

118	在竞选办公室度过的纪念日	徐小洪译
141	母 亲	荔 子译
156	圣 恩	徐小洪译
186	死 者	王智量译

姐 妹

米 子译

这一次他是全没指望了：已经是第三次发作了。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幢房子（那时正是假期），琢磨着窗户里的那方光亮；夜复一夜，我都看到它就这么亮着，微弱而平和地亮着。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想，我就会在那暗晦的遮帘上看到憧憧烛影，因为我知道，一具尸体的脑袋旁边，必定得点上两支蜡烛。他过去常对我说：我已时日不多^①，那会儿我还以为他的话毫无依据呢，现在才明白的确不假。在我抬头凝望窗口的每一个晚上，我总是喃喃自语着瘫痪这个词。它在我耳朵里怎么听怎么疏远，如同欧几里德几何学里的磬折形^②和教义问答手册里的买卖圣职罪一样。而现在，在我听起来，它就像某个心怀叵测而罪孽深重的人的名字。它使我充满恐惧，可我还是巴不得离它更近一些，也好看看它那要命的成果。

老科特坐在炉火边，在抽烟呢，这时我正好走下楼来用

① 加点部分原文为斜体字。下同。

② 磬折形：由平行四边形的一角截去较小的相似平行四边形所余的图形。

晚餐。姑妈给我舀麦片粥的整个过程里他不停地说着话，似乎在提先前的话茬：

“不，我不想说他真的……不过有些事是有点怪……他这人怪里怪气的。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……”

他开始猛吸烟斗，一口口喷出烟来，无疑正借着这会儿工夫在脑海里盘算该从何说起呢。这个令人生厌的老蠢货！我们刚认识他那儿他还相当有意思，讲的尽是劣质酒精和蛇形管道什么的；可没过多久我就腻味了他和他那些关于酒厂的没完没了的故事。

“这个么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，”他说，“我觉得那是一种……怪病……不过挺难说……”

他又开始大口吸烟，到底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姑父看我盯得眼睛发直，就对我说道：

“唉，你的老朋友去世了，你听了可能会难过啊。”

“谁？”我说。

“弗林神父。”

“他死了？”

“这不，科特先生刚告诉我们的。他在这之前才路过那幢房子。”

我知道这会儿大伙正注视着我，便径自埋头进餐，仿佛这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似的。姑父对老科特解释说：

“这年轻人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。告诉你吧，那老伙计教了他很多东西；他们还说他对他抱有很大希望呢。”

“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。”姑妈虔诚地说。

老科特瞅了我一会儿，我感到他那双黑珠子似的小眼

睛贼亮地打量着我，可我并不想迁就他，仍旧低头吃着盘子里的东西。他便一转脸又去抽他的烟斗了，最后粗鲁地朝壁炉里唾了一口。

“我可不高兴让自己的孩子，”他开了腔，“去跟他那样的人罗嗦太多。”

“这话怎么讲，科特先生？”姑妈问。

“我是说，”老科特说，“那样对孩子们没好处。我的意思是，得让小伙子走动走动，和那些跟他同龄的年轻人一起玩，不要……我说得对吧，杰克？”

“那也是我的原则，”姑父说，“要让孩子学着安分点儿。我干吗总对那边那个罗济克鲁兹^①小教徒说‘要锻炼啊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要知道，我还是个毛小子的时候，不分寒暑，每天早晨都要冲凉，那习惯一直保留至今。教育实在是又精细又博大呀……该让科特先生尝尝那羊腿。”他对姑妈补了一句。

“不，不，别为我费神。”老科特说。

姑妈从冷藏柜里端出那盘羊腿，摆到桌上。

“可你为什么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不好呢，科特先生？”她问道。

“那对孩子们就是没好处，”老科特说，“因为他们头脑的可塑性是那么强。只要孩子们看到那种事，你知道，就会

① 罗济克鲁兹：一种宣传神秘教义的宗教教派。自称源自17与18世纪流行的一个秘密结社团体，此团体有各种秘传的知识与力量。这里喻指对神秘事物充满好奇心的孩子。

引起……”

我赶紧塞了一嘴麦片粥，生怕自己会一张嘴流露出恼意。讨厌的红鼻子老笨蛋。

那天我很晚才睡着，想到科特先生竟把我当小孩看，深感气恼，可我仍然绞尽脑汁，想从他那些吞吞吐吐的话语里琢磨出点名堂来。在黑黢黢的屋子里，我想象着又看到了那张呆滞灰暗的瘫痪病人的脸。我一把拉起毯子蒙住头，试图去想圣诞节的场景。但是那张灰脸孔依然尾随着我。它在喃喃低语，我明白它是渴望着能忏悔点什么。我感到自己的灵魂龟缩到了某个既怡人又邪恶的地带；而且再一次发现，它在那儿等着我。他开始以一种低缓模糊的声音向我忏悔了，而我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一直不停地微笑着，为什么双唇上有粘乎乎的唾沫。继而我就想起来，它是因了瘫痪症而死去了，于是我感到自己也在空洞乏力地轻声笑着，似乎想要赦免他那买卖圣职一类的罪孽。

第二天清晨，一吃过早餐我就出门去了，去看坐落在大不列颠街上的那座小房子。这是一间不惹眼的店铺，用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名字叫做布服店。这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；通常的日子里，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张告示，名曰：翻修伞面。现在，店铺已经打烊，也就看不到什么告示了。门把上有人用丝绦拴了一束绉纱花，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，正在门口念那张别在花束上的卡片。我也凑了过去，念道：

1895年7月1日

詹姆斯·弗林神父(生前属于圣凯瑟琳教堂,米斯街),
享年六十五岁。

R. I. P. ①

这张卡片终于说服了我,他的确死了,而我居然一直在核实这一点,想起来怪沮丧的。如果他还没有死去,我就会走到店铺背后那间小黑屋里去,就会看到他坐在炉边的摇椅上,蜷在他那宽大得透不过气来的外套里。也许姑妈还会给我一盒准备捎去给他的吐司牌高级鼻烟,而这份礼物将使他从昏昏欲睡的倦意中醒过神来。每每是我把带来的东西倒进他那只黑色的鼻烟盒,只因他双手哆嗦得相当厉害,自己根本做不了这件事,让他做则非把半盒烟末撒了不可。即使我都替他弄妥了,他勉强颤悠着那只大手把鼻烟举得够着了鼻孔,也还是有些渺然若无的烟霭缓缓渗过指缝,弥散到外套的前襟上来。也许就是这一阵接着一阵不断飘落的烟尘,使得他那身老派的教袍失却了先前的鲜绿色,那袍子现在的样子,倒是和那块一贯都是脏兮兮的红手帕挺相称的了,那手帕长期以来都沾着污秽的鼻烟渍,即便他拼命想用它来掸去洒落的烟粉,也总是徒劳。

我热切地想要走进去看看他,却又没有勇气去敲门。只好慢慢踱开来,沿着朝阳的一面街,一边走一边浏览着所有那些商店橱窗里的演出招贴画。我感到奇怪的是,我自己也

① R. I. P. :系拉丁语 Requiescat in pace 的缩写。意为“愿他安息!”。

好，那一天的光景也好，都全无遭逢丧事的悲伤心绪，更可气的，我发现自己居然有一种得以解脱的感觉，似乎是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。我惊诧于此是因为他教我明白了很多东西，就像姑父前一天晚上说过的那样。他曾经就读于罗马的爱尔兰学院，所以能教我正确拼读拉丁文。他给我讲过关于地下墓陵和拿破仑·波拿巴的故事，还向我解释过不同的弥撒仪式和披在牧师身上那些不同法衣的含义。有时候他拿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来考我，自己从中得些乐趣，比如说他会问我一个人在某种特定的场合下该怎么做，要不就是问些这样那样的罪孽，到底是必死无疑的呢，还是可以得到赦免的，或者根本就是免于追究的。他的提问使我明白：先前自己一贯以为再简单不过的教堂里的某些条文，其实是多么复杂而又高深啊。原来牧师们要对圣餐负责，还要负责对有关忏悔的事情保密，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过于严肃了。我有点困惑，试想怎么竟有人能够有勇气把这一切都担当起来呢；当他告诉我以下的事时我并没有感到惊奇。他说教堂里的神父们已经写了很多书，有《邮电指南》那么厚，印得密密麻麻的，就像报纸上的法院公告一样，而那些难以弄懂的问题，书里都有解答。通常只要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没法回答他的问题了，或者答得非常愚蠢而言辞吞吐，而他却总是笑着，间或点两三下头。有时他喜欢让我参加弥撒仪式，体验会众对牧师的例行应答，并要我用心记牢；而且，等我喋喋不休地复述时，他往往若有所思地微笑、点头，还不时往两个鼻孔里轮番送上大撮的鼻烟。他每每一笑，那些被污损得变了颜色的大牙齿就露了出来，舌头也伸

出来，抵住下唇——在我们相识之初，这是个让我感到很不自在的习惯，后来熟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
我在阳光里散着步，记起了老科特的话，并竭力要回想起来，在那个梦里，后来都发生了些什么。我想起来了，在梦中我见到过长长的天鹅绒窗帘，还有一盏古旧的吊灯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去了非常遥远的地方，在某个有着奇异习俗的地域——想必是在波斯吧……可是，我已经记不起梦的结局来了。

那天晚上，姑妈带我去那居丧的人家。那是日落之后，然而屋子朝向西面的窗玻璃，仍然反射着一大团云彩的金褐色光辉。南妮在厅里接待了我们；由于向她大声问候显然已不合时宜，姑妈就只是轻轻握了握她的手，如此而已。这个老妇人征询似地指了指楼上，得到我姑妈点头认可之后，方才在我们头里引路，沿着那道狭窄的楼梯，吃力地往上攀，她那佝偻着的头，几乎就要碰着了扶梯。在第一个转角处她停下脚步，指着那间敞着房门的死者的卧室，向我们示意。姑妈走了进去，我却踟蹰着举步不前，那老妇人见了，又朝我不住地招手。

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。天灰日暮，只有迷蒙的阳光从那嵌有蕾丝花边的百叶窗帘上透进来，使房中的烛光更显惨淡。他在棺材里躺着。南妮领头，我们三人都在床脚边跪下。我装作是在祷告，却心不在焉，那老妇人的呢喃声叨扰着我。我看到她背后的裙子用什么东西胡乱钩住，这是多么不雅观啊，还有那双布靴的后跟，由于天长日久的蹂躏，磨得都歪到一边去了。我突发奇想：那位老牧师，似乎正躺在棺

木里微笑呢。

然而并非如此。等我们立起身来，都走到床头边的时候，我看见他并没有在微笑。他只是躺在那里，庄严肃穆而又满腹经纶地躺在那里，已经穿好了参加祭祀的法衣，那双大手款款松展，握着圣杯。他面色灰暗，五官粗大，面目狰狞，凹黑的鼻孔状若洞穴，头上是一圈稀疏的白发。屋里有一股馥郁的气味——是花香。

我们在胸前画了十字，然后退出来。在楼下那间小屋里，我们看见艾丽莎端坐在他那只摇椅中。我摸索着，朝角落里自己常坐的那只椅子寻过去，此时南妮走向餐具柜，取出一只盛有雪利酒的细颈水瓶，外加几只酒杯。她把这些东西放到桌上来，邀我们喝上一小杯。接着，她又按姐姐的吩咐，把雪利酒斟入杯中再一端给我们。她硬要我吃几片奶油薄脆饼，可我坚辞不受，唯恐吃那玩艺儿会太过喧哗。她似乎对于我的婉拒有些沮丧，便悄然走向沙发，在姐姐身后坐下了。没有一个人吭声：我们都盯着空空如也的壁炉，呆呆地出神。

一直等到艾丽莎叹了一口气，姑妈才说：

“啊，呃，他已经到了一个更好的去处。”

艾丽莎又叹了一口气，垂下头来表示赞同。姑妈轻轻拨弄着手中酒杯的杯脚，呷了一小口。

“他那会儿……安详么？”她问。

“哦，安详极了，夫人。”艾丽莎说，“你都分辨不出他是在什么时候停止呼吸的。他获得了一次美好的死亡，赞美上帝。”

“那么一切都……?”

“星期二一整天，奥罗克神父都陪着他，他给他行了涂油礼，为他做好了所有的准备。”

“他那时还清醒吗?”

“他非常顺从天意。”

“他看上去确实顺从天意。”姑妈说。

“我们请到屋里来为他擦洗身子的女人也这么说。”她说，“他看起来好像只是睡着了，模样又安详又服帖。谁都没想到，他的尸体会这样体面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姑妈说。

她又从杯子里呷了一口，说道：

“好了，弗林小姐，要知道你们已经为他尽了力，这对你们来说，无论如何总要好受得多吧。我应该说，你们俩都是很善待他的。”

艾丽莎抻了抻膝头皱起的衣痕。

“啊，可怜的詹姆斯！她说，天知道我们穷成这样，办得到的事却都尽了力——照他现在的情形，我们不忍心看到他再缺什么。”

南妮已经倒在沙发枕上，快要睡着了。

“瞧那可悲的南妮吧，”艾丽莎说着，朝她望过去，“她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所有的活儿我们都揽了下来，她和我，我们请那女人来给他洗浴，完了又为他打扮，然后是棺木，再就是安排在小教堂里的弥撒仪式。要是没有奥罗克神父，光是我们这么忙来忙去，还真不知道能忙出什么名堂来呢。是他给我们送来了那些鲜花，还从小教堂里拿了两支蜡烛出来，

又写了讣告，在《自由人会报》上登着呢，他还掌管着这场葬礼的所有文件，连同那可怜的詹姆斯的保险单。”

“他岂不是太好了？”姑妈说。

艾丽莎阖上双眼，慢慢摇了摇头。

“唉，没有什么朋友能跟老朋友相比的啦，她说，说来说去，任何朋友都是靠不住的。”

“的确，说得不假，”姑妈说，“既然他已经去了永恒的安息之所，我想他就不会忘了你们，还有你们对于他的种种好处。”

“啊，可怜的詹姆斯！”艾丽莎道，“他生前一点都不烦扰我们。他在家时总是悄无声息的，和现在没什么两样。不过，我知道他已经走了，再也不回来了……”

“一切终将过去，而你也会想念他。”姑妈说。

“我明白，”艾丽莎说，“我再也用不着给他端牛汁茶，你也再不用给他送鼻烟了，夫人。啊，可怜的詹姆斯！”

她打住话头，仿佛在回忆往事，继而精明伶俐地说：

“告诉你吧，后来我发觉他举止都有些怪异了。每当我给他端去汤茶时，总会看到他嘴巴大张着仰躺在椅子上，那本日常用的祈祷书跌落在地上。”她用一指触鼻，皱皱眉头，接着往下说道：

“可他还在反反复复不住地叨念着，说是在这个夏天结束以前，他想挑个好天气驾车出去走一趟，只是想再看看爱尔兰镇上的那座老屋，我们都是在那儿降生的。他要我和南妮跟他一块儿去。他还说，只要我们能够租到一架新型四轮马车，就是奥罗克神父对他提到过的那种——没有一点声

响，轮子晃晃悠悠——那么三个人出去消磨一个礼拜天晚上，还是蛮合算的。奥罗克神父告诉他，去爱尔兰镇的半途中有家约翰尼·鲁斯车行，在那儿就可以租到车子。他都开始转这事的脑筋了……可怜的詹姆斯！”

“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吧！”姑妈说。

艾丽莎取出手绢，擦了擦眼睛，再把它放回口袋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睇视着空荡荡的壁炉，许久没有出声。

“他总是过于认真，”她说，“当个教士，要承担的责任太繁重了。所以他这一辈子，可以说是受了不少波折。”

“是的，”姑妈说，“看得出他是个不得志的人。”

一阵沉默充斥着小屋，趁这工夫，我蹭到桌前，尝了尝我的雪利酒，又悄没声地转回到角落里的座椅边。艾丽莎似乎已深深陷入了沉思，有些走神了。我们尊重地等着她来打破这番沉寂；顿了好长时间，她才慢条斯理地开了腔：

“就是那只被他打破的圣餐杯作的祟……那是事情的发端。当然了，他们说那根本就不打紧，我是说杯里什么东西也没盛。可是仍然……他们还说是那男孩闯的祸呢。可是可怜的詹姆斯，他太敏感了，上帝可怜可怜他吧！”

“是那么回事吗？”姑妈说，“我听到些传闻……”

艾丽莎点点头。

“那件事影响了他的情绪，”她说。“从那以后他独自闷闷不乐，跟谁也不说话，只是自顾地四处游荡。于是就有了这么一个晚上，原本约好了要去拜访一家教友的，可是他们在哪儿都找不到他。他们到处寻觅，找遍了也不见他的踪影。后来教会里的文书提议说到小教堂去找找看。所以他

们就拿了钥匙，开了小教堂的门，然后就是那个文书和奥罗克神父，还有另一位在场的牧师，带了一支蜡烛进去找他……你猜怎么着？他还真在那儿，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忏悔室里，完全清醒着，却好像在自顾自傻笑，你没想到吧？”

她突然打住话头，好像在聆听什么。我也侧耳倾听；可是屋里什么声响也没有；我知道这会儿那老神父仍然安详地躺在棺材里，正如我们先前所见的那样，在死亡的辉映之下肃穆而狰狞，胸前懒洋洋地捧着一只圣餐杯。

艾丽莎接着往下说：

“完全清醒着，却好像在自顾自傻笑……所以那会儿，当然了，他们看到了那种情形，觉得他是出了什么毛病了……”